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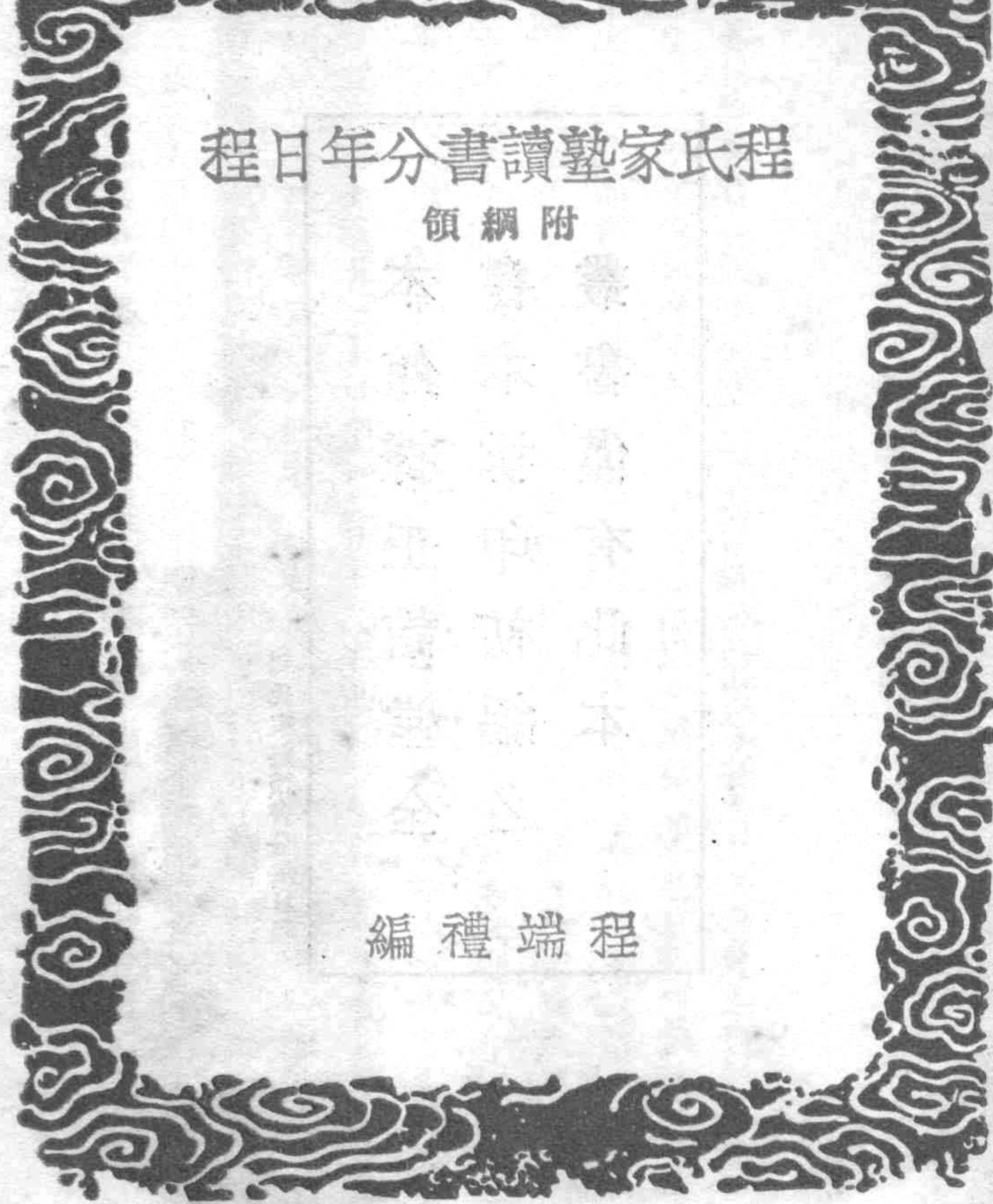
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
附綱領



程氏家塾讀書年日

附綱領

程端禮編



編主五雲王

編初成集書叢

程日年分書讀塾家氏程

領綱附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

編者程端禮

發行人王雲五

印刷所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商務印書館

◆D七一二〇

徐

叢書集成

初編

主編者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

本館據正誼堂全
書本排印初編各
叢書僅有此本

白序

今父兄之愛其子弟。非不知教。要其有成。十不能二三。此豈特子弟與其師之過。爲父兄者自無一定可久之見。曾未讀書明理。遽使之學文。爲師者雖明知其未可。亦欲以文墨自見。不免於阿意曲徇。失序無本。欲速不達。不特文不足以言文。而書無一種精熟。坐失歲月。悔則已老。且始學旣差。先入爲主。終身陷於務外。爲人而不自知。弊宜然也。孔子之教序。志道據德依仁。居游藝之先。周禮大司徒列六藝居六德六行之後。本末之序。有不可紊者。今制取士。以德行爲首。經術爲先。詞章次之。蓋因之也。況今明經一主朱子說。使理學與舉業畢貫於一。以便志道之士。漢唐宋科目所未有也。誠千載學者之大幸。尙不自知。而忍紊之耶。嗟夫。今士之讀經。雖知主朱子說。不知讀之固自有法也。讀之無法。故猶不免以語言文字求之。而爲程試資也。昔胡文定公於程學盛行之時。有不絕如綫之歎。竊恐此歎將復見今日也。余不自揆。用敢輯爲讀書分年日程。與朋友共讀。以救斯弊。蓋一本輔漢卿所粹朱子讀書法修之。而先儒之論。有裨於此者。亦閒取一二焉。嗟夫。欲經之無不治。理之無不明。治道之無不通。制度之無不考。古今之無不知。文詞之無不達。得諸身心者。無不可推。而爲天下國家用。竊意守是。庶乎本末不遺。而工夫有序。已

得不忘。而未能日增。玩索精熟。而心與理相浹。靜存動察。而心與道爲一。德形於言辭。而可法可傳於後。較其所就。豈世俗偏長一曲之學。所可同日語哉。延祐二年八月。鄞程端禮書於池之建德學。

原序

古之成材也易。今之成材也難。古之取士也以實。今之取士也以文。古之時。鄉舉里選。故入務實學。爭琢磨於仁義道德之中。處爲純儒。出爲名臣。今則不然。所取者時文已耳。父教其子。師教其弟。惟以時文爲兢兢。非不讀五經四書。究其所以讀之者。亦不過爲時文之用。初未嘗取而體之於身心也。幸博一第。并其所爲時文者而棄之。五經四書束之高閣。詡詡然誇於人曰。吾已讀盡天下之書。而不知彼固未嘗讀書也。由所以教之者。未盡其道也。予嘗於友人齋頭。見程氏家塾分年讀書日程一書。心竊喜之。以爲堪爲後學津梁。謀授之梓而未果。後見陸稼書先生刻之於靈壽。以爲陸先生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。及細閱之上。截所載。旁證俱未詳刻。末後又增入朱子調息箴。予不解其何故。胡敬齋先生有言曰。朱子註陰符經。參同契。甚無謂。使人入異端去。調息箴亦不當作。陸先生昭代大儒。予佩服久矣。第今之爲異端者。方借朱子註陰符經。參同契。作調息箴。爲口實。謂儒釋實同一理。陸先生又取調息箴表彰之。毋乃揚其波而助其喙乎。故予以爲陸先生之刻。似未盡善也。或曰。調息箴亦朱子之書也。今子必以爲不當表彰。毋乃與朱子相左乎。予曰。不然。調息箴或亦朱子偶然爲之耳。昔程明道先生嘗學康節之學。旣而悟

曰。此不過加一倍法。後數日伊川先生問明道曰。予已忘之矣。使朱子作調息箴之後。或有人問調息之術。朱子未必不曰。吾已忘之矣。又安得執爲朱子之書。而一概守之乎。朱子之書如小學近思錄、文集、語類。吾方讀之。恐不能盡。而何暇及於是。余因取程氏遺書重刊之。非敢與陸先生有異同也。以立後世之防。故不得不嚴耳。儀封張伯行書。

附錄二條

朱子讀書法云。若讀得熟。而又思得精。自然心與理一。永遠不忘。某舊苦記文字不得。後來只是讀。今之記得者。皆讀之功也。

高忠憲公曰。學者讀書。須要句句反到自己身上來看。都要在身上認得親切。若見未真。行住坐臥放在心裏思量。一面思索體認。一面反躬實踐。這纔是讀書。今人終年看書。不曾記得一句。明年又重看。到老亦只如此。其實不曾有一句透徹。一句受用。若依此法去看。只須看得一書。其他便迎刃而解。義理無窮。學問亦無窮。此是言其讀書入頭處。諸友若誠實用力。則旬日之間。必將各有所疑。學以能疑而進。有疑而師友決之。則沛然矣。

元史本傳

慶元有程端禮端學兄弟者。端禮字敬叔。幼穎悟純篤。十五歲。能記誦六經。曉晰大義。慶元自宋季。皆尊尙陸九淵氏之學。而朱熹氏學不行於慶元。端禮獨從史蒙卿游。以傳朱氏明體適用之指。學者及門甚衆。所著有讀書工程。國子監以頒示郡邑校官。爲學者式。仕爲衢州路儒學教授。卒年七十五。端學字時叔。通春秋。

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綱領

鄧程端禮畏齋編

白鹿洞書院教條

父子有親。君臣有義。夫婦有別。長幼有序。朋友有信。
右五教之目。堯舜使契爲司徒。敬敷五教。卽此是也。學者學此而已。而其所以學之之序。亦有五焉。其別如左。

博學之。審問之。慎思之。明辨之。篤行之。

右爲學之序。學、問、思、辨、四者皆所以窮理。若夫篤行之事。則自修身。以至處事接物。亦各有要。其別如左。
言忠信。行篤敬。懲忿窒慾。遷善改過。

右修身之要。

正其誼。不謀其利。明其道。不計其功。

右處事之要。

己所不欲勿施於人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。

右接物之要。

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。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。然後推以及人。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。今之爲學者。則旣反是矣。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。具存於經。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。苟知其理之當然。而責其身以必然。則夫規矩禁防之具。豈待他人設之。而後有所持循哉。近世於學有規。其待學者爲已淺矣。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。故今不復施於此堂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。條列如右。而揭之楣間。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。而責之於身焉。則夫思慮云爲之際。其所以戒謹恐懼者。必有嚴於彼者矣。其有不然。而或出於禁防之外。言之所棄。則彼所謂規者。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。諸君其念之哉。

程董二先生學則

凡學於此者。必嚴朔望之儀。

其日昧爽。直日一人主擊版。始擊咸起盥漱。總櫛衣冠。再擊。皆著深衣。或涼衫。升堂。師長帥弟子詣先聖像前。再拜焚香訖。又再拜退。師長西南嚮立。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嚮再拜。師長立而扶之。長者一人前致辭訖。又再拜。師長入於室。諸生以次環立。再拜。退各就案。

謹晨昏之令。

常日擊版如前。再擊。諸生升堂序立。俟師長出戶。立定。皆揖。次分兩序。相揖而退。至夜將寢。擊版。會揖。如朝禮。會講。會食。會茶。亦擊版如前。朝揖。會講。以深衣或涼衫。餘以道服。褙子。

居處必恭。

居有常處。序坐以齒。凡坐必直身正體。毋箕踞傾倚。交脛搖足。寢必後長者。既寢勿言。當晝勿寢。步立必正。

行必徐。立必拱。必後長者。毋背所尊。毋踐闕。毋跛倚。

視聽必端。

毋淫視。毋傾聽。

言語必謹。

致詳審。重然諾。肅聲氣。毋輕。毋誕。毋戲。謔。誼。譁。毋及鄉里人物長短。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。

容貌必莊。

必端嚴凝重。勿輕易放肆。勿麤豪狠傲。勿輕有喜怒。

衣冠必整。

勿爲詭異華麗。毋致垢敝簡率。雖燕處。不得裸袒露頂。雖盛暑。不得輒去鞋襪。飲食必節。

毋求飽。毋貪味。食必以時。毋恥惡食。非節假及尊命。不得飲。飲不過三爵。勿至醉。出入必省。

非尊長呼喚。師長使令。及己有急幹。不得輒出學門。出必告。反必面。出不易方。入不踰期。讀書必專一。

必正心肅容。計徧數。徧數已足。而未成誦。必須成誦。徧數未足。雖已成誦。必滿徧數。一書已熟。方讀一書。毋務泛觀。毋務疆記。非聖賢之書。勿讀。無益之文。勿觀。

寫字必楷敬。

勿草。勿欹傾。

几案必整齊。

位寘有倫。簡帙不亂。書笥衣篋。必謹扃鑰。

堂室必潔淨。

逐日直日。再擊版如前。以水灑堂上。良久。以帚掃去塵埃。以巾拭几案。其餘悉令齋僕掃拭之。別有

穢污。悉令埽除。不拘早晚。

相呼必以齒。

年長倍者以丈。十年長者以兄。年相若者以字。勿以爾汝。書問稱謂亦如之。

接見必有定。

凡客請見師。坐定。直日擊版。諸生如其服。升堂序揖立侍。師長命之退則退。若客於諸生中。有自欲相見者。則見師長畢。就其位見之。非其類者。勿與親狎。

修業有餘功。游藝有適性。

彈琴。習射。投壺。各有儀矩。非時勿弄。博奕鄙事。不宜親學。

使人莊以恕。而必專所聽。

擇謹愿勤力者。莊以臨之。恕以待之。有小過者。訶之。甚則白於師長懲之。不悛。衆稟師長遣之。不許直行己意。苟日從事於斯。而不敢忽。則入德之方。庶乎其近矣。

道不遠人。理不外事。故古之教者。自其能食能言。而所以訓導之。整齊之者。莫不有法。而況家塾黨庠術序之閒乎。彼學者所以入孝出弟。謹信。羣居終日。德進業修。而暴慢放肆之氣。不設於身體者。繇此故也。鄱陽程端蒙。與其友生董銖。共爲此書。將以教其鄉人子弟。而作新之。蓋有古人小學之

遺意矣。余以爲凡爲庠序之師者，能以是而率其徒，則所謂成人有德，小子有造者，將復見於今日矣。於以助於后王降德之意，豈不美哉。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，新安朱熹書。

白鹿洞教條，乃文公朱先生所集聖賢之成訓，而學則者，鄉先生程董二公之所爲，文公嘗有取焉者也。今合二者而並揭之，一則舉其學問之宏綱大目，而使人之知所用力，一則定爲羣居日用之常儀，而使人有所持循，卽大小學之遺法也。學者誠能從事於此，則本末相須，內外交養，而入道之方備矣。若夫近世之所謂規者，則文公不以施之鹿洞，而謂必不得已而後取之，故今亦不敢以之列於此云。寶祐戊午元日，饒魯謹書。

西山真先生教子齋規

一曰學禮

凡爲人要識道理，識禮數。在家庭事父母，入書院事先生，並要恭敬順從，遵依教誨，與之言則應，教之事則行，毋得怠惰，自任己意。

二曰學坐

定身端坐，齊腳斂手，毋得伏蹠靠背，偃仰傾側。

三曰學行